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历史的重要节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往的党史著述在写党代会时，往往只注重会议背景、文件的解读，而不大关注会议举行过程中的细节。其实，历史的细节或许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体现历史的魅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颖所著《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以下简称《党代会现场》），依据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巧妙地以小见大，对历次党代会作了全景式描绘，形成了一部独特的、血肉丰满的中共简史，读之，耐人寻味。

“相约建党”的“南陈北李”为何都没参加“一大”？

正是无数具体丰满的细节，才使历史变得生动可信。《党代会现场》里很多细节鲜活有趣，比如“一大”曾热烈争论共产党员能不能当官，“六大”为什么远赴莫斯科召开，“十二大”年轻代表将近40%等。

党的“一大”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相约建党”的“南陈北李”为何没有参加？作者引用多位“一大”代表的回忆指明：陈独秀是因为他兼任校长的预科大学争取到了一笔款子，一旦离开广州，这笔款项就要泡汤，于是提议陈公博作为广州组织的代表，又委派包惠僧代表自己出席“一大”；李大钊是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两人恐怕当时都认为“党已经成立，这次上海会议不过是共产国际急于召开的一次事务性会议”，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一大”如此深远地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28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一个新中国，90年后建设了一个富强民主的新社会。又如，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作报告时，承认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中共“六大”，“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懂的向忠发，却因为当过码头工人而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样一个细节，增强了党史的可读性，加深了人们对党史的理解。这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二大”不仅仅提出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

作者在对相关问题进行细致探讨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以往党史界在探讨中共“二大”时，往往只注意会议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对其他方面的贡献很少提及。该书将中共“二大”的贡献归纳为至少创造了党的历史上的8个“第一”：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第一次明确阐释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思想；第一次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等，拓展了党史研究视角。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党的“五大”的评价不高。因为1927年蒋介石集团已叛变革命，汪精卫集团也迅速右转，而“五大”并没有引起警惕并讨论挽救革命危机的措施。大会闭幕后两个多月，汪精卫就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革命最终失败。但作者认为党的“五大”对党的组织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选举产生了第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针对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的右倾错误进行了较全面的批判，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战略性原则。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因为大革命的失败而否定“五大”本身的重要意义。作者指出：对“五大”的研究需要放

书之书，又称“书外书”。关于“书之书”的定义，目前尚无定论。有人认为，凡是与读书有关的文字，皆可称“书之书”，但书评不属“书之书”的内容；有的人则特指为“书话”类的书籍。

我倾向于前者：凡是谈读书，与书有关的文字，皆可称之为“书之书”。“书之书”的内容，极其宽泛，诸如，介绍书之美、书之味、书之态、书之腰、书签、藏书印、藏书票、毛边书、书虫；书架、书房、书店、图书馆；书痴、书商、读书、借书、藏书、窃书、禁书以及书与影视、书与女人、书与咖啡、书与疗伤、书与广告等的文字，皆在“书之书”的范畴之内。

读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功利性阅读，读书为用；二是兴趣性阅读，为了一份爱好。喜欢收藏“书之书”的人，大多属于后者。他们不仅喜欢书的内容，还喜欢与书相关的方方面面，诸如版本、装帧、腰封等等，可谓为书而癖，而癖，而淫。喜欢“书之书”的人，大多至情至性，情味相契，故而其搜藏渠道也多。

我之喜欢搜藏“书之书”，起于一次偶然，之后引发了“连锁搜藏”。

某日，在书店中淘书，忽然发现角落里有一本《夜雨书窗》，作者杨小洲。硬精装，封面设计一派素雅，透着一份纯朴和宁静。买回家翻阅，文章亦好，内容全是谈读书的，然而又不是那种艰涩难懂的理论阐述，很有些散文的笔法，信笔写来，舒缓自然，文采斐然不俗。越读越喜欢，于是就开始了搜与杨小洲相关的书籍，进而买得他的《快雪时晴闲看书》。后来，杨小洲先生从博客上看到我喜欢他的书，就赠送了他新出版的签名本《牡丹诗帖》。

杨小洲与止庵是好朋友，文章中

《党代会现场》——

用细节书写血肉丰满党史

宁江炳

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思维模式，须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在历史发生的大背景中进行考量。

毛泽东“九大”上划去女儿李讷的名字

李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挖掘一些或著名或普通的历史人物在党代会上的表现”，着力展示这些人物的活动。如毛泽东“一大”前突然赴沪担任记录工作，“三大”首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五大”提出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未被采纳，“七大”脱稿作充满激情的口头报告、说服代表选举王明等人并谦虚回应代表们高呼“万岁”口号，“九大”上力挺朱德、陈毅当代表却划去女儿李讷的名字；“十大”上主要目送大家退场。

又如邓小平，“八大”上婉拒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十大”评价所谓“十大大的路线斗争”，“十三大”后说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十四大”前发表南方谈话。

再如，江泽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中央军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说：“我诚心诚意地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这个班交给胡锦涛同志”；还有“一大”13位代表在一大的活动及其此后的迥异人生，杨之华在“五大”



会场

会场

红船

入场

交谈

神州

两个人的读书会

林颀

我的孩子，一起来读书吧。这一次，妈妈想给你推荐威尔·施瓦爾贝的《生命最后的读书会》。美国作家威尔·施瓦爾贝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世界知名出版公司Hyperion Books的高级副总裁和总编辑。得知母亲癌症晚期，起初威尔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并自然地与母亲沟通，偶然间他们谈论起一本共同阅读的书籍，两个人的读书会就这样开始了。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光，一本好书慰藉了威尔和母亲，让母子二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理解。正如母亲所说，“书是人类最有力的武器”，它对抗恶、死亡与恐惧。也如书封的那句话：“在生命和情感的尽头，阅读是最好的庇护和救赎，我们悲伤，却并不沮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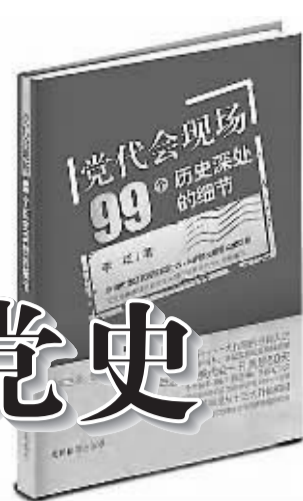
在威尔和母亲的相处之中，我们看见心和心的靠近，年龄、代沟都无法打破这种亲密，从威尔的幼年直至母亲生命的尽头，即便死亡带走了母亲，母亲精神思想的一部分也会在儿子的血脉里延续流淌。毫无疑问，正是书籍的存在，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我的孩子，这种亲密让我想起了你和我，我不由地微笑。你已经12岁，这个年龄的男孩子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秘密，要求独立和自由，并且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父母和这个世界。今天中午，我们在餐桌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你认为韩寒是平民英雄，率性敢为，仗义担当；而我希望你能更多一些理性的思考，少一些情绪化的冲动。我们经常辩论，没有关系，在这种貌似争吵的思想碰撞中，我搜索到了你的成长轨迹，而你窥见了我的内心，虽然我很不得能以我的经验给你准备一张人生路线图，而你终究要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学会在磕磕绊绊中自己摸索着成长。

威尔在书中说：“即使母亲和我行走在不同的人生旅途上，我们仍然可以分享彼此的阅读心得；在阅读这些书籍的时候，我们不必在意想法一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携手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的孩子，我相信同样爱读书的你，会在一本好书中明白生命中那些需要懂的东西，而我在书籍中获取的力量会刷新我的心态、滋润我的头脑、开拓我的视野，避免成为“老古董”。

在最后的两年里，威尔和母亲一起讨论了几十本书，从热门惊悚小说到经典，从诗歌到悬疑故事，从异想天开到精神层次探讨……穿插着威尔对儿时的回忆、母亲的平凡经历、各自的人生际遇。借助阅读，他们探讨了勇气、信仰、孤独、感恩、学习倾听乃至葬礼等多个话题，分享着各自对文字和生命的态度和观点。我情不自禁地提起笔，记录下威尔提到的这些书目：J.R.R.托尔金的《霍比特人》、《魔戒》和C.S.路易斯的《纳尼亚传奇》，这些书是儿子喜欢的魔幻风格。儿子看完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后说很感动，估计《灿烂千阳》应该也会喜欢。我想和儿子讨论君特·格拉斯《锡鼓》中的小奥斯卡，哦，还有《小妇人》、《铁道儿童》、《父亲的眼泪》、《古拉格群岛》……

好书那么多，人生那么长。我的孩子，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来一起读很多很多的好书，这是世间最好最好的幸福。



上主动提出不当中央委员，党的“九大”上战斗英雄孙玉国作报告等。书中的人物活了，历史也就活了。共和国成立后召开的10次（该书出版之前）党代会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4次都未能按时召开，且由于在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没能产生应有的积极作用。“十二大”后历次党代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

党代会是代表们展现性情和才智的大舞台

《党代会现场》还总结了党代会召开的间隔，从建党早期大致每年一次，到17年、11年、13年、4年一次，再到党的十二大后决定每5年一次；党代会的会址，从上海、广州、武汉，到莫斯科、延安，最后到北京——这种时空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从小到大、从幼稚到成熟、从局部执政到掌握全国政权的历程。

党代会是党内各层面代表展现性情和才智的大舞台。他们在这里交流思想、碰撞火花，总结历史、规划未来。历次党代会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走向、进程。作者把17次党代会放在整个党的发展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把每一次党代会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设计了99个独立成章的细节，全部串在一起，又首尾相连，环环相扣，勾勒出一部中共发展史。读它的前半部，能使人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革命道路之艰难曲折、让人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读它的后半部，能坚定人们对党的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撰写党代会细节，也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书写党的历史。全书避免了生硬死板的教科书式的口吻，尝试用故事式写作手法，重拾鲜活、真实的细节，巧设悬念，实现了学术性与趣味性、历史性与可读性的和谐统一。

王扶林：

文学修养是最重要基本功

张稚丹

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至今已播放上千次，被誉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不可逾越的经典”。它的导演王扶林在电视界享有三个“最”——中国最早、最长、最有名的电视剧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三国演义》、《红楼梦》总导演，大陆第一代电视艺术家。

读书才能“演对戏”

1949年9月1日，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19岁的王扶林骄傲地走进上海市戏剧专科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学习话剧表演。王扶林从小贪玩，父母如何逼迫也不肯读书，说打开书只见一大堆汉字朦胧一片，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可进校没几天，他发现和同学有很大差距，上进心被激发，咬着牙开始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母亲》、《复活》等中外名著。

过去他一直觉得“演戏跟玩儿似的”，但努力模仿曲艺家的做派和京味儿儿后还是演不好《方珍珠》里说相声的白花蛇，他就迷糊了。直到看到于是之先生演话剧《龙须沟》程疯子的创作体会，才明白：演员不仅要把作者规定的台词说准了，还必须懂得为什么说这句话，有了内心基础，人物才能鲜活。看来，品行、文学、美学等内在修养太重要了。

1952年9月，王扶林被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文艺部广播剧组。

开先河的“王大胆”

1979年，在央视工作的王扶林赴英考察，看到根据莎士比亚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心里默默产生了尝试这种艺术形式的想法，回来向领导汇报时随口说，可以把中国的经典名著《红楼梦》拍成电视连续剧。

1982年，导演《红楼梦》的光荣使命最终落在他的肩上，被业内称为“王大胆”的王扶林也有点发懵了，他形容自己当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毫无创造经典的豪情，生怕拍不好，对不起全国人民。

临产研读《红楼梦》一年，反复品读后王扶林意识到：《红楼梦》宛如多线条、多层次的五色织锦，很难找到贯穿始终的矛盾冲突，必须根据具体内容来决定每一集特殊的结构形式。如“宝玉受笞”是戏剧冲突，而“黛玉葬花”属散文式，还有心理时空式的、用人物串连的、借哲理涵盖的、靠气氛笼罩的。就像大观园一样，既有粉墙环护的怡红院，又有竹林掩映的潇湘馆；既有柴门临水的稻香村，又有瓦舍傍山的蘅芜院，虽然各自的样式、格局、氛围迥然不同，但在总体上却是完整、和谐的。

当“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的歌声响起，无数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原来只在内心演绎的《红楼梦》活色生香地出现在眼前。红学家冯其庸描述此剧是“《红楼梦》小说有史以来最大的普及”，书店里的书被抢购一空。王扶林说：“以前都是折子戏或片断的表演，我们是全本搬演，第一次把《红楼梦》的人物在屏幕上定了位。”

1989年，《红楼梦》的巨大成功使得导演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重任再次落在了王扶林肩上。考虑到当时简陋的条件和之前的一片空白，两大名著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水准，实在是个奇迹。

与时俱进和反思得失

退休后的王扶林应聘走向电视剧市场。但一心讲求质量的他与注重成本的制片人发生严重分歧，最后拂袖而去，开始潜心于精神世界的自我修养。

青年时代，王扶林就非常羡慕外国电影中作家用打字机噼里啪啦写文章的帅气劲儿。拍完《三国演义》后，他自学五笔字型输入法，一年后打分镜头剧本已不成问题，又用电脑写了20多万字的《我的经历》。他还迷上用电脑软件处理照片，82岁的他最近还用上了微信，非常自豪于自己跟上了信息时代。

他深研《古文观止》并重读《红楼梦》，反思87版《红楼梦》留下的遗憾。出于意识形态和观众水准考虑，加之当时自己没体会到前五回作为全书总纲和伏线的特殊意义，抽去了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那段神话故事，宝黛初会时似曾相识的特殊感觉就无处依附，“木石前盟”也无法解释。“我们只注意了演员要有水一般的骨肉和多愁善感的诗人气质，而忽略了黛玉灵魂深处还泪报恩的意愿。”

王扶林特别想告诫年轻导演的就是，不管是不是拍古装戏，中外文学修养都是最重要的基本功，没有内涵的表面华丽只能是浮躁的作品。曹禺的话剧有深度，就因为他的学养深厚。日本商界学习《三国演义》很普遍，泰国皇族要求8岁以上的孩子读《三国演义》，认为这是个挖掘不尽的宝库，精湛、深刻，我们呢？



王扶林在书房

搜藏

书之书

路来森

者、劳伦斯的《书之孽》等，渐入佳境。

搜藏“书中书”是一个“贪得无厌”的过程，也是一个读书人“书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更是一个读书人享受幸福的过程。

阅读“书之书”益处多多，扩大阅读视野是第一位的；“书之书”常常呈现了一个人的“私人阅读史”，故而读其书就能知其人，从其读书史见识到他的“真性情、真趣味”；“书之书”还充满了读书人的逸闻趣事，既可以博人识，增人谈资，又可让人生发出一份回忆和怀旧的情绪，沉溺其中，其乐融融。

者、劳伦斯的《书之孽》等，渐入佳境。